

「日」夏目漱石 著
张正立 译

犬
音

使
者



NLIC29709400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使者



著



NLIC29709400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者/(日)夏目漱石著;张正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1

(夏目漱石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6170-8

I. ①使… II. ①夏…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1146号

本书根据新潮社《日本文学全集5夏目漱石(一)》
1968年5月版译出。

作者	[日]夏目漱石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行人	张正立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梅愚童
		封面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170-8/I·3662

定价: 36.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目 录

朋友	1
哥哥	73
回来之后	183
烦恼	279

朋 友

从梅田站^①一下火车，我就照母亲的吩咐雇辆人力车，让车夫拉到冈田家。冈田是母亲的远房亲戚，我不知道他究竟相当于母亲的什么人，只记得他是一位不很亲密的亲戚。

在大阪下车后马上拜访冈田是有原因的：我来这里一周前已和一位朋友约好十天内在大阪碰头，然后一起登高野山；如果时间允许，就从伊势转到名古屋。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指定在什么地方见面，我就把冈田的名字及住址告诉了我的朋友。

“到大阪后，我往那里打个电话，马上就知道你在不在了。”朋友同我分手时叮嘱说。冈田有没有电话，我也确实没把握，便要求朋友：若是那里没有电话，马上给我来个电报或书信。我的朋友计划先到甲州线^②的诹访，然后折回，经由木曾到大阪。我想从东海道一口气到京都，在那里逗留四五天，办完事以后再到大阪。

我在京都度过了预定的时间后，便来到大阪。为了早点知道朋友的消息，一出车站我就得找到冈田家。可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我的方便，同刚才提到的母亲吩咐我到冈田家，完全是两码事。母亲行前曾对我说到了那里之后无论如何先要找到冈田家，还特意把一

大包点心装在罐头盒里，作为礼物，放在皮箱里让我带去。母亲这样做固然是按老规矩办事，但内心深处却另有一件急事要办。

母亲和冈田在宗谱上谁是本家，谁是分支，来龙去脉如何，我并不清楚。我对母亲托我办的事既不抱多大希望，也不感兴趣。然而，一种好奇心却多少驱使我见见这位久未见面的冈田——他这个人稳重，四方脸，喜欢胡须而又不蓄胡须，而且头发越来越稀疏。冈田从前经常到东京办事，可我们总是走到两岔儿，见不到面。因此，我很难有机会见到他那张因酗酒过度而涨红的脸。我在车子上屈指一算，冈田离开我家至今虽已五六年了，却像前几天的事似的。我琢磨着他所担心的头发，近来恐怕已岌岌可危，说不定已露出了秃顶呢。

不出所料，冈田的头发确实是稀稀拉拉的，他的住处却比我想象的清爽。

他说：“这儿的习惯是在多余的地方砌一堵阴森森的高墙，叫人憋得慌。我不搞这玩意儿，盖了个二楼。请上来看看吧。”我心里总嘀咕着我那位朋友的事，就问：“一位叫某某的人有没有什么消息？”冈田现出茫然的神情，说：“还没有。”

① 东海道干线的大阪站。

② 中央干线八王子站以西，经甲州（山梨县）至信州（长野县）区间的旧称。

我跟冈田来到楼上。他夸口说从楼上眺望美极了。阳光毫不留情地反照到没有廊子的客厅窗子上，那种灼热实在非同小可。壁龛上的挂轴画已经翘起来了。

“哎哟，那可不是阳光照的，一年到头挂在那里，糍糊干了才成那种样子。”冈田一本正经地辩解道。

“果然是幅相配得体的好画啊！”我也想这样说。原来，这幅画是他准备成家时从家父那里要去后，扬扬得意地拿到我的房间展示一番的。记得当时我曾半开玩笑地惹恼了他。我说：“冈田君，这幅吴春^①画可是假的哟！所以，我父亲才送给了你。”

我们俩望着轴画，回忆当时的情景，孩子似的笑了起来。冈田似乎没完没了地坐在窗台上聊下去，我也只得穿件衬衣和裤子躺在那里奉陪。他给我讲什么“天下茶馆”^②的情形啦，将来的发展啦，电车的便利啦，等等。我对自己不那么感兴趣的问题只是哼哈地听着。可是他说到我特意坐人力车来到这个通电车的地方时，我感到自己做了件蠢事。我们又下了楼。

不久，冈田的妻子回来了。她叫阿兼，面貌虽不那么出众，却

也是个皮肤白皙光滑远看挺标致的女人。她原是我父亲供职的某机关的一位下级官吏的女儿。当时她经常拿着为我们做好的和服出入我家的厨房。冈田那时是我家的食客，住在靠近厨房门的寄食生房间里，在那儿做功课，睡午觉，有时还吃烤红薯。他和阿兼就是这么认识的。不过，他们相识后直到完婚，这一段经过我不大清楚。冈田虽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在我家却与寄食学生一样，所以，女佣们不便对我和哥哥讲的事，都不客气地对冈田讲了。“冈田，阿兼向你问好！”这样的话，我时有耳闻。而冈田对此丝毫不放在心上，大概认为是一句普通的玩笑吧。冈田从商业高中毕业后，只身到大阪一家保险公司去了，据说职业还是家父给斡旋的呢。约莫过了一年，他又飘然回到东京，这一回是挽着阿兼的手到大阪去的。据说这也是我的父母出面为他们成全的。我当时想攀登富士山，游逛甲州大路出门去了，事后听说有点惊诧。细算一下，冈田为迎新娘而乘开往东京的火车，刚好在我从御殿场^③下车时错开了。

阿兼胳膊窝下夹着在格子门前叠好的阳伞和小包，从正门穿过厨房门时有点羞羞答答的。她在外面，脸被强烈的阳光晒得汗津津、红扑扑的。

“喂，来客人啦！”冈田大声不客气地说道。阿兼这才从里屋柔声答道：“这就来啦！”这声音不禁唤起我一段亲切的回忆：我过去穿的碎白花衬衫和法兰绒衬衫，就是请她做的呀！

① 日本江户后期著名画家松村月溪（1752—1811）的别号。

② 大阪市西成区的一个地名，因丰臣秀吉曾在此处休息过而得名。

③ 静冈县骏东郡御殿场街，位于富士山东南麓，是登富士山的东口。

阿兼的态度明快而稳重，哪儿也看不到卑贱家庭出身的影子。“从两三天前，我就想您大概要来，便一心盼着您。”她说这话时眼睛里流露出迷人的妩媚，不仅比我妹妹有风度，姿色也强过我妹妹几分。我同阿兼拉话的当儿，感到冈田特地到东京来把她接走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位年轻的妻子五六年前还是个妙龄少女的时候，我就熟悉她的音容笑貌，可没有机会同她亲切交谈。我这次见到她，她已是冈田夫人了，我竟不能应酬自如。我犹如对待自己同阶层的不认识的女子一样，一句又一句地说些恭敬话。冈田不时地瞅着我发笑，不知是感到滑稽还是高兴。这还不算，他还不时地望着阿兼发笑，可阿兼倒是满不在乎的神气。阿兼有事回到里屋时，冈田故意压低嗓门捅插我的膝盖，以讥讽的口吻说：“你对她为啥那么一本正经呢，原来不都是熟人吗？”

“真是一位好妻子呀，早知如此，我娶她就好啦。”

“别开玩笑。”冈田的笑声更大了。过了会儿，冈田板起面孔问我：“听说你对你妈说了她的坏话吧？”

“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冈田把那样的女人带到大阪去也够寒伧的，只要再等一等，我就给他找个挺不错的。”

“噢，那已是往事啦。”

我虽这样回答，心中却感到不安，而且有点狼狈。我终于明白了刚才冈田为什么以奇异的眼光不住地盯着他的妻子。

“那时我也狠狠地挨了母亲的训斥呀。母亲说，你一个书生懂得什么！冈田的事，你爸爸和我会办得使他们满意的，你再不要多嘴多舌的了。反正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

我带着为自己辩解的语气，把当时被母亲批评的情况讲得多少有点夸张。冈田越听越笑。

不过，阿兼又回到客厅时，我感到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令人讨厌的冈田故意对妻子说：“刚才二郎把你大大表扬一番，你应该好好谢谢他才是。”“是因为你不停说我坏话吧。”阿兼对丈夫说着，却笑眯眯地瞟着我。

晚饭前，我换身单衣，同冈田在山冈上散步。稀稀落落的人家及四周的篱笆使我感到恰似穿过东京地势较高的住宅区的郊外一样。我蓦地想起约定在大阪会面的朋友有无消息，便问冈田：“你家没有电话吧？”冈田说：“这种结构的房子，像有电话的样子吗？”他脸上一直现出兴致勃勃的快活神情。

四

夏天的黄昏比较长。我和冈田在山冈上蹒跚时更显得亮堂堂的。然而，远方的树林却笼罩在暮色之中，渐渐变得黑糊糊的，天空也就暗下来了。我借着落日的余晖瞥了冈田一眼。

“你比在东京时快活得多啦，气色也挺好，不错嘛！”

冈田含含糊糊地回答一句：“哦，托你的福了！”声音里充满了喜悦。

晚饭已准备好了，冈田劝我往回走。在路上，我忽然对冈田说：“你和阿兼好像相处得很好啊！”我是想说得严肃些，冈田似乎当句嘲弄他的话，只是笑而不语，但也未加以否定。

过了一会儿，他一直很快活的表情突然消失了，好像要谈什么秘密似的把声音压得很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盯着脚下说：“我同她在一起，算起来快五六年啦，可直到现在还没个孩子，这算什么呀！我担心……”

我无言对答。我老早就琢磨过，天下不会有一个人为生孩子而讨老婆；然而，讨了老婆之后想不想要孩子，这我可就不好判断了。

“你婚后就想要孩子了吧？”我问。

“哪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孩子，可我总觉得做妻子的若是

不生孩子，就好像算不上是一个成熟的女性……”

原来，冈田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老婆成为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一般女性才想要孩子的。我想对他说，如今世道艰辛，人们想结婚却怕要孩子，不如往后拖一拖。可冈田又补充一句：“再说，只两个人怪寂寞的。”

“两个人更可以相亲相爱嘛！”

“难道有了孩子，夫妻的恩爱就会减少吗？”

冈田同我好像满有体会似的谈论着实际上我们俩并没有经历过的事。

家里的饭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生鱼片和汤之类，等着我们回来。阿兼略施粉脂，为我们斟酒，还不时地摇动团扇给我扇风。风一碰到我的侧脸，我就微微嗅到阿兼脸上飘来的粉香。人的幽香似乎比啤酒和山萵菜的味道好得多。我问阿兼：“冈田晚饭时总这么喝酒吗？”阿兼笑嘻嘻地说：“他呀，反正是个酒鬼，真没办法。”说完，故意扫了丈夫一眼。丈夫说：“哪里，还够不上酒鬼哩。”说着拿起身旁的团扇一下子在胸前扑嗒扑嗒地扇了起来。我又蓦地想起应该在这里会面的朋友。

“夫人，我们出去散步后，有没有一位叫三泽的男人给我来信或电报什么的？”

“没来。你放心好了。这种事我妻子的心中有数。对吧，阿兼？管他三泽一个人两个人来不来呢！二郎，你对我家是这样不放心呀？首先，你有义务必须办完那件事吧。”

冈田这样说着，又往他自己的杯子里咕嘟咕嘟斟满了啤酒。他已醉醺醺的了。

五

那天晚上，我最终宿在冈田家。一个人在二楼一间六张席大的房间睡，忍受不住蚊帐里的闷热，便尽可能背着冈田夫妇悄悄地打开了木板套窗。因为头朝窗边睡，隔着蚊帐可以望见天空。我试着把脑袋从蚊帐的红底边下探出去一望，星星闪闪发光。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也没有忘记楼下冈田夫妇的今昔。一种羡慕之心油然而生：我若是结婚后也能如此和睦，定会幸福的吧。我又担心三泽没有一点音信。可转而一想，在这样幸福的家庭做客，为了等待三泽的消息，即使拖上个四五天也并非坏事。冈田所说的“那件事”只好走着瞧了。

第二天早晨一睁开眼睛，我就听到冈田在窗下狭小的院子里喊道：

“喂，阿兼！牵牛花到底开啦，你来看看吧。”

我看看表，又俯卧在床上，划根火柴点燃一支“敷岛”牌香烟，暗暗等待阿兼的回答。可是根本听不见阿兼的声音。冈田又叫了两次“喂！”“喂，阿兼！”不大会儿，传到我耳边一句话：“你呀，真是个性子。我正在厨房里忙着，哪里顾得上看牵牛花呀！”阿兼似

乎从厨房出来站在客厅的廊子上。

“不过，牵牛花开了，真漂亮呀——金鱼怎么样啦？”

“金鱼还活着呢。反正这玩意儿似乎不那么好养。”

我估摸着阿兼可能对快死的金鱼的命运说些伤感的话，便一边吸烟一边听着。可等了许久，阿兼什么也没说，冈田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我扔掉烟蒂起来后，从相当陡的楼梯往下走，每下一个台阶就发出一声响。

三人吃过饭，冈田要到公司上班，他很遗憾没有时间陪我玩。我说来到此地之前，完全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便坐在那里打量着穿一身白色立领制服的冈田。

冈田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事似的说：“阿兼，你若有时间就陪二郎玩玩吧。”阿兼一反常态，只有此刻对丈夫和我什么也没说。我马上开口道：“哦，用不着啦。我和你一块儿到你们公司那个方向随便走走。”说着便站了起来。阿兼在大门口把我的阳伞递了过来，然后只说了一句：“早点回来呀！”

我不得不两次坐电车，两次下电车，然后在冈田的工作单位——一家生产石头制品的公司周围随便转了转。不知是同一条河还是两条河，水面两三次跳入我的眼帘。这当儿，我热得实在不成，又稀里糊涂地回到了冈田家。

上到二楼——我心里明白，从昨晚起这间六张席大的房间就是我的住室了——刚休息，就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那是阿兼。我慌里慌张地把裸露的身子又披上了衣服。阿兼昨天还把头发梳得向前蓬起，不知什么时候改成了大椭圆形发髻，粉红色的发带从发髻里露了出来。

六

阿兼把黑盘子上的汽水瓶和杯子放在我的面前问道：“请用一点吧。”我说：“谢谢，”要把盘子拉到跟前。阿兼说声：“不，我来，”连忙拿起一瓶。我此刻只是默默地注视着阿兼那白嫩的手，手指上带着我昨晚不曾留意的光灿灿的戒指。

我拿起杯子润了润嗓子，这时阿兼从腰带中掏出一张明信片。

“刚才您出去以后来的。”阿兼说完抿嘴一笑。我在正面看见了“三泽”二字。

“终于来了，让您久等了……”

我微笑着当即翻过来看看。

“我也许晚到一两天。”

明信片上只写这么几个字。

“真像一封电报似的。”阿兼说。

“所以您才觉得好笑吧？”

“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我感到太……”

阿兼说到这里把话头收住，我更想逗阿兼笑笑。

“‘太’什么？”